

家在随州

夜游白云湖

● 张明刚



走遍东西南北,戎马大半生的我,始终记得,自己是华中随州走出去的军中游子。阔别故乡数十载,此番重归故里,目之所及皆乡物,耳之所闻皆乡音,口之所尝皆乡味。

山亲水亲人更亲,连空气都透着亲近;看不够,听不够,吃不够……随州,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,蕴藏着青少年轻时的几多美好记忆,承载着我大半生的几多牵挂。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,都能勾起心底最柔软的情愫,让我驻足留恋。

最美人间四月天。刚从大洪山踏访归来,满身的山花清香尚未散去,云雾中的山间风景仍萦绕在心……文友们便邀我晚8点,穿越古今,共赴一场文化盛宴——到白云湖夜游。乡音醇厚,文友情深,美意难却。吃过晚饭,我准时来到码头,与早已在此等候的他们会合。

虽在本地土生土长,因为献身国防、远离家乡,我还从未以这种沉浸式的方式,品读过白云湖的夜色,心中满是期待与欣喜。站在位于随州城南、瀼水与瀼水交汇处的白云湖码头,只见灯火倒映在湖水里,闪闪爍爍,像撒了一把碎金子。

登上“编号”游船的那一刻,我忽然想起小时候,夏日的夜晚,在老家门口堰塘里游泳、划木盆的欢乐情景。那时山青水碧天蓝,夜空中的月亮、星星也很亮很亮,可是贫穷限制了想象,哪曾料到会有如今的这般光景——40多年里,故乡的变化太大了。

进入船舱落座。晚风裹着湖水的湿润,轻轻拂过发梢,吹散了旅途的疲惫,好不惬意。这时,四周的景观灯次第点亮,暖黄、莹白、淡蓝、深红等各色光影,在蜿蜒的湖岸和静静的湖面交映生辉,美轮美奂。白云湖褪去白日的朴实,尽显夜晚的妩媚、温婉与灵动,犹如盛开的莲花,五彩斑斓,随风摇曳。

游船缓缓驶离码头。船头破开平静的湖面,荡起层层涟漪,不紧不慢,平稳地向湖心前行。举目四望,湖上的游船穿梭往来,游人笑语盈盈;岸边的高楼错落有致,街巷烟火升腾,一派祥和繁荣景象。夜游名为“云湖夜游”,航线西起舜井大桥,东至编钟大桥,以“天地和鸣,时代随声”为主题,意在带领游客穿越千年时光,触摸随州的历史文化根脉。

船行水上,风过耳畔。光影骤起,第一乐章《炎帝长歌》率先在湖面铺展开来。不远处,设在另一艘船上大舞台,巨型3D水幕腾空而起,声光交织间,远古洪荒画面映入眼帘;炎帝神农带领华夏先民,肇路蓝缕,栉风沐雨,植五谷、尝百草、制耒耜、教农耕……那场景看得我眼眶发热;五千年前,我们的祖先就在这片土地上刀耕火种,开启了华夏农耕文明。

始祖圣火照亮大地。光影里,先民躬身劳作的身影真切可感,当炎帝开创农耕文明的壮举,穿越五千年的时光,艺术地再现于游客面前时,依旧感动天地,令人动容:削桐为琴,奏响天地和声;日中为市,开启商贸先河……随州,从来都是华夏文明的重要起源地,也是华夏儿女回望历史、追寻根脉的初心之地。

水幕变幻,炎黄会盟的场景精彩呈现。血脉相融的长江、黄河两大部族,握手言和,止戈相融,确立了中华民族以“和”为精髓的生存哲学,奏响了华夏儿女和合共生、自强不息的最初强音。

我在部队带兵多年,深知“和”的力量——不是一团和气,而是万众一心。五千年前的先民就懂这个道理,难怪东方文明绵延至今。

游船行至下一段水域,第二乐章《钟鸣天地》开始了。天籁之音,从水面传来,那是编钟演奏的音乐,深沉、悠远、激越,祖先从远古发出的穿越时空的呼唤,得到了今人在新时代的回应,二者相互交织,形成共鸣,振奋激昂,荡气回肠……在背景音乐的伴奏下,随州先贤季梁的身影清晰浮现。春秋初期,季梁冲破神权至上的陈旧桎梏,率先提出“夫民,神之主也”,将民本思想融入礼乐实践,为随州礼乐注入重民轻神的人文精神。

修政明德,亲邻睦邦,以民为本,凝聚民心……季梁的主张,让礼乐制度不再是神权的附庸,而是治国安邦、惠及百姓的良策。这一开创性思想,早于孔子约两个世纪,虽穿越千年风雨,仍闪烁着智慧光芒,成为随州文化最珍贵的精神底色。李白赞誉其为“神农之后,随之大贤。”

此时,曾侯乙编钟出现在水幕上。这套2400多年前的编钟,代表了当时科技与文明的巅峰。以礼正心,以乐化人,彰显华夏文明独有的精神高度,至今带给人们的听觉冲击,依然那么震撼。编钟,在随州擂鼓墩出土之时,正是我国改革开放起始之年。后来,编钟曾奏响于建国35周年、香港回归等重大历史时刻。我想,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,更不是礼乐的重现,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象征。

湖风轻扬,古韵悠长。第三乐章《隋风宋韵》将游客带入随州盛世文脉,感受千年文风浸润。隋文帝杨坚的身影,在蜿蜒的湖岸和静静的湖面交映生辉,美轮美奂。白云湖褪去白日的朴实,尽显夜晚的妩媚、温婉与灵动,犹如盛开的莲花,五彩斑斓,随风摇曳。

游船缓缓驶离码头。船头破开平静的湖面,荡起层层涟漪,不紧不慢,平稳地向湖心前行。举目四望,湖上的游船穿梭往来,游人笑语盈盈;岸边的高楼错落有致,街巷烟火升腾,一派祥和繁荣景象。夜游名为“云湖夜游”,航线西起舜井大桥,东至编钟大桥,以“天地和鸣,时代随声”为主题,意在带领游客穿越千年时光,触摸随州的历史文化根脉。

灯光由暗转明,舞台上走来了欧阳修。这位北宋宰执核心成员、文坛领袖,生于吉州,长于随州。随州的山山水水滋养了他的才情,随州的烟火温润了他的心灵。42岁那年,欧阳修重回随州故地,满眼皆是温情,字字皆是乡愁。灯光下,历代著名文人墨客,与欧阳修跨时空相遇对话,诗词唱和、谈诗论文、传递文脉……共同在随州大地上,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欧阳修说,随州之美,为他改变宋代文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文脉绵长,代代相传,生生不息。这是随州的底蕴,更是随州的风骨。至此,我似乎理解了什么叫“文脉”。它从来不是写在书上的死文字,而是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精气神。好比大洪山的泉水,源头清了,流出来的水自然干净。我在随州生活了18年,故乡的山山水水早已融入血液,无论走到哪里,也都带着这份精神底色。

游船行至后半程。光影切换,音乐

响起。第四乐章《时代理想》将千年历史拉回当下,让游客感受古城的红色传承与时代新生。红色光影点亮湖面,烽火岁月场景呈现在眼前。新四军第五师,以随州为根据地,师长李先念率部打响湖北敌后抗日首枪,孤悬敌后、独立作战,长期牵制武汉日军,屡挫敌人“扫荡”与进攻,成为华中抗战骨干力量,用忠诚和热血,在民族解放的伟大史诗中,书写了不朽篇章。

红色血脉的融入,成为随州这座城市骨子里的精神基因。这一幕,看得我心潮澎湃,热血沸腾。革命先烈的赤诚担当,照亮了我的从军之路。我想起自己在部队的日日夜夜,想起那些和我一起摸爬滚打、站岗放哨、并肩作战的战友,尤其是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们——赓续红色血脉,谱写时代华章,决不仅仅是个口号,而是中华儿女实实在在的基因传承。

演出渐入尾声,又一个舞台水幕上,展现出随州新时代的盛景。千年历史文化底蕴与现代城市动感完美交融。古老的随州,正焕发着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与活力。在砥砺前行的新时代,随州“和”天时地利、“和”民众愿景、“和”各方所长,一往无前,再展宏图。看着那些熟悉的街道、工厂、田野……我忽然觉得,故乡不只是从前记忆中的故乡,更是拼搏奋进中的故乡。

游船掉头返回。四大乐章结束了,而我的思绪,仍在穿越古今中放飞,飘荡在夜空中水面上。

夜游临近结束,游客意犹未尽。有的在议论,有的仍在拍照。我听见,一个年轻人大大感慨:“以前真不知道,随

州原来这么有文化!”一位老者回应:“炎帝故里,文化底蕴厚着呢!编钟的声音好听吧,还有……”而我要说,一座城市,有了文化就有了灵魂。随州的灵魂,在炎帝的足迹里,在编钟的声响里,在杨坚的治理里,在季梁的哲思里,在白李白的诗里,在欧阳修的文章里,在新四军的热血里……

游船靠岸。走出船舱,我回头再看白云湖。只见夜色中的湖面平静而深邃,像一面历史的镜子,映照过去,也映照未来;岸上的灯火倒映其中,像是历史的光影在波光里跳动……夜游白云湖,让我看到了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随州——古老得让人敬畏,年轻得让人振奋。

返回的路上,我一直在想,40多年的军旅生涯里,我走过那么多的地方,可为什么最让我心安的,还是自己的故乡?我想,故乡之美,从来不在浮华表象,而在千年文脉魂魄,红色基因扎根;游子之念,也从来不在一时繁华,而在根脉所系,心安之处。这份刻在骨血里的文化传承,是随州的底气,更是每个随州人的不竭动力。

日有所思,夜有所梦。是夜,我在甜美的睡梦中,看见了炎帝的背影,听见了编钟的声音,并当面向季梁、李白、欧阳修等随州先贤请教……我还梦见了年轻的自己,穿着一身没有佩戴勋章、帽徽的军装,背着背包,从随州走向远方。

(本文原载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2026年5月26日第二版 作者系随州籍将军,著名军旅作家、诗人,代表作《军履回望》;本文配图由随州国投提供)



● 康仲勃

一湖琵琶,醉美洪山

游在随州

华中大地,“楚北第一峰”大洪山臂弯里,卧着一片碧莹莹、清灵灵的水,叫人疑心是九天瑶池落了凡尘。人们唤它“琵琶湖”。这个名字起得玲珑,令人想起浔阳江头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的句子——仿佛风吹过水面,便能听见一曲清越的古调。

然而我晓得,琵琶湖不是湖,它是一座水库,一座带着泥土与号子声的水库,最早叫大洪山水库,后因溃水至此形如琵琶,便更名琵琶嘴水库了。

我站在这儿,望着万顷碧波,总觉得那水不兴的滢滢然平下,沉着一些什么——是钢筋水泥的筋骨,是汗与尘的印痕,是一个时代沉默的脊梁。

时光倒回一九六五年。那时的风,比现在粗犷得多。没有气吞山河的机械,只有无数双厚实的手掌,无数副被扁担压得红紫的肩膀。锄头、铁锹、独轮车……硕大的夯石被麻绳高高拉起,又沉沉落下,“嘿——呦——”的号子,一下,又一下,把泥土夯得结实结实,也把人心夯得滚烫。那些声音,如今都被滢滢水覆盖了。可真的了无痕迹了么?我望着平滑如镜的水面,总觉得每一道激

浪波光里,都藏着他们当年倒映在水注中的模糊身影。一湖琵琶秀水,是知道答案的。

从水库到琵琶湖,从来不是简单的一字更名,而是时代进阶的蝶变,是家国繁荣的注脚,是民生向往从温饱走向诗意栖居的跨越。水库是务实的,盛着稻花的期盼,盛着万家灯火的安宁;一旦变成湖泊,却忽然飘逸起来,有了诗的韵味,画的意境,彰显着无边的风月。

桑梓情深,不负山水。琵琶嘴水库更名为琵琶湖,我们不能忘记一个人——大洪山之子周振超。他在这山水间长大,在外打拼多年,攒下了世俗的成功,可心里最柔软的那一块,始终为这片山水空着。人到中年,他回来了,像远飞的鸟归了旧林。归来不是索取,而是反哺。他倾尽心力,不是大刀阔斧地“改造”,而是小心翼翼地,将这片山水本真的美轻轻唤醒。从此,万亩碧波舒展,百座岛屿错落,四十余处佳景次第绽放。浪水蜿蜒如琵琶弦,湖湾婉转似琴瑟,一汪碧水卧于青山翠谷之间,琴音绕山,碧水传情。火山岩里沉睡亿万年的记忆被唤醒

了,成了地质公园里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观;应天寺的钟声也从历史尘埃里再度响起,悠悠宁静,抚慰着红尘里奔波的灵魂。

琵琶湖的美,须从容去品。二十里水路,便是二十里山水长卷。人在画中,心在景外,凡俗的纠结便在这湖光山色里,一点点淡了,散了。最爱那湖上的小三峽,峭壁夹峙,水流清幽,船行其间,别有探幽之趣。湖心岛与孔雀岛,也各有姿态。至于三圣岛、龟仙岛、圣女山……光是名字,便引人无限遐想。而地质公园里那些海豹石、龙爪崖,更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,让人在欣赏之余,生出敬畏与好奇。

然而琵琶湖最令我心仪的,是这里的美既有天造地设的雄奇,又有人文点染的温情,彼此不是互相诋毁的对手,而是相得益彰的知己。火山山上,岩石满是岁月熔炼的沧桑,却被一泓碧水温柔环绕;将军松身姿挺拔如古代武士,守护着一方水土,又深情凝望着山下炊烟。乘一艘画舫,悠悠行于湖上,看远山如黛,近水含烟,心中涌起的不是占有的欲望,而

是一种融入的渴望。这份闲逸,这份雅致,是当年在水库边挥汗如雨的前人们,或许未曾设想,却实实在在由他们的汗水浇灌出的花朵。

随州水库密集,有大小水库七百余座,由水库更名为湖的,仅琵琶嘴一座。更名后的琵琶湖,一天比一天靓起来,山鸡变凤凰,成为国家级3A景区和省级地质公园,被誉为“汉东明珠”。一湖琵琶,醉美洪山,名噪华中。这便是琵琶湖的魅力——它用澄澈的怀抱容纳了所有过往,又将一切艰辛化为滋养未来的养分。如今的琵琶湖,不只是一个灌溉的水源,它本身就在灌溉着人们的心田,让那些在俗世里新起干涸的灵魂,得以重新滋润,得以诗意地栖居。

夕阳碎金洒满湖面,漾起一片温柔的光。我望着这片水,仿佛望见了那已远去的、热火朝天的岁月,也望见了将来。昔日的辛苦,如今的闲适,都在这片水里融为一体了。山风徐来,水波不兴,我似乎真的听见了——那一曲由琵琶嘴弹奏而出的,关于传承与新生的、悠远的歌。(作者系随州市直机关退休干部)

生音律

藏书成癮

● 王天奇

我与藏书的缘分,始于岳阳的一次偶遇。那时我还是在校学生,有一次去岳阳,在街巷的一家书店里,看到了一本《中国当代作家优秀散文集》。翻开书页,朱自清的《背影》藏着深沉的父爱,笔墨平淡却力透纸背,读来总忍不住红了眼眶;冰心的文字温润如玉,像春日暖阳,拂过心底最柔软的地方;郭沫若的笔触奔放豪迈,字里行间都是蓬勃的生命力;鲁迅的杂文犀利深刻,刺破迷雾,道尽世间百态。一位位文坛巨匠的经典之作,汇聚于此,篇篇凝练,大多不过两三千字,读来朗朗上口,唇齿留香。不过十来分钟,便能读完一篇,可字里行间的力量,却能让人耳目一新,热血沸腾,满心都是向上的正能量。那本书,是我真正意义上,为自己买下的第一本藏书,自此,便开启了数十年的藏书之路,也让我彻底笃定,与书相伴,便是此生最值得的坚守。

八十年代中后期,改革开放的浪潮渐起,股票是个新鲜事物,刚刚出现在大众视野,在我们鄂南老家,还是个无人问津的冷门,县城的书店里,连一本相关的书籍都找不到。我凭着读报得来的认知,隐隐觉得这是未来的大势,便一心想找几本启蒙读物钻研。恰好有位高中同学,在南京邮电大学读书,南京作为大都市,资讯远比家乡发达,我便写信托他,让他在南京的书店里,帮我寻找股票相关的书籍,同时,也请他帮忙购买南京、上海两座城市的地图。我平时也很喜欢收藏各地地图,一张薄薄的纸,便是一座城市的脉络,街巷、地标、风物,尽在其中,既是地理的认同,也是远方的念想。没过多久,同学便把书和地图一同寄来,捧着还带着异乡油墨气息的包裹,我如获至宝,那本股票书,我反复研读,圈点批注,为我打开了一扇看待经济、看待时代的新窗口,而那两张城市地图,也被我小心珍藏,夹在厚重的典籍之间,保存至今。

后来,我的书架渐渐丰满,历史的厚重,地理的广袤,人物传记的传奇,一一被我有选择性的,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收入囊中。有一本书,时至今日,依旧爱不释手,那便是《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》。那些演说稿,言辞铿锵,格局开阔,字字珠玑,透着思想的光芒与领袖的胸襟,每每读来,都能收获新的感悟,也让我对文字的力量有了更深的认知。因我一直喜欢与文字打交道,写日记,写文章,是多年的习惯,所以各类写作技法的书籍,也成了我书架上的常客。散文如何谋篇布局,诗歌如何炼字造句,报告文学如何取材立意,新闻报道如何精准落笔,一本本专业书籍,陪着我在文字的世界里摸索前行,成了我写作路上无声的良师,更是志同道合的益友。

藏书总有许多难忘的片段,藏着岁月的温情,也藏着我对书籍近乎偏执的珍视。四大名著是书架上的常客,单是《西游记》,我便收藏了好几个版本,从线装精装的典藏本,到适合成年人细读的评注本,再到孩子幼时读的彩绘本,一本本,一页页,都藏着不同的时光与心意,见证着我从青年到中年的成长,也陪伴着孩子从懵懂孩童慢慢长大。

到了深圳,在八卦岭一带,有许多图书批发的店铺,虽说猜测其中可能有盗版书籍,有些书籍纸张粗糙,装帧简陋,远不如正版书籍的精致考究,可价格低廉,对于我这般嗜书如命,恨不得将天下好书都揽入怀中的人来说,无疑是一片宝藏之地。每每得闲,便往那里钻,一待就是大半天,在堆积如山的书堆里细细翻拣,指尖划过一本本书脊,眼睛里闪着光,待到抱着一摞摞选好的书回家时,脚步轻快,满心都是富足,仿佛拥抱着整个文字构筑的世界。

我喜欢藏书,也非常爱惜书,这份爱惜,到了近乎执拗的地步,也落得一个旁人眼中“不好”的习惯——我一般不会轻易将书借给别人。对于我来说,每一本书都不是冰冷的纸张,而是倾注了心血的知己,是藏着岁月温度的珍宝。我怕借出的书被折角、污损,怕精美的封面被磨破,怕书页上留下不该有的油渍与划痕,更怕的,是借出去的书石沉大海,再也回不到自己的书架。

当然,藏书对我来说,从不是孤芳自赏的爱好,我也愿意将这份书香,传递给他人,让文字的力量温暖更多人。只是这份传递,我更愿以赠予的方式,而非出售。1992年,我调港口工作,在横堤村住队,那年村支部书记的儿子应征入伍,即将告别家乡,奔赴军营。我寻思着送一份有意义的礼物,没有选市面上常见的烟酒,没有选华而不实的特产,而是精心挑选了一本承载着期许与力量的新书,搭配一支崭新的钢笔,送与这位即将踏上新征程的青年。我想,文字与笔墨,能伴他在枯燥的军旅岁月里沉淀成长,能让他在闲暇时汲取精神的养分,远比任何物质礼物更有分量,更有长远的意义。

记得,儿子读小学时,学校组织一次学生捐书活动,动员学生捐书,我给了儿子好多书,让儿子积极参与捐赠活动。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,科技的发展早已颠覆了传统的阅读方式。电子书以其便携、海量、易得的优势,席卷了无数人的阅读生活,就像那位讲师,万册电子书,藏于方寸手机、阅读器之中,随身携带,随手可阅,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,让阅读变得无比便捷。而我,却始终难以让电子书完全替代纸质书,心里总有一道迈不过去的坎。那些在纸质书上批注、圈画、写下心得的乐趣,在电子书里无从谈起。少了笔墨的印记,少了指尖与纸张的触碰,阅读便少了许多温度与归属感,变成了冰冷的信息获取,失去了原本的韵味。

一边是陪伴了自己半生的纸质藏书,是割舍不下的墨香情怀,是深入骨髓的阅读习惯,是装满了整个房间的时光与回忆;一边是势不可挡的数字浪潮,是海量便捷的电子书,是日新月异的阅读变革,是越来越多人选择的轻量化阅读方式。看着满室的纸质书,摸着那些渐渐泛黄的书页,看着页边密密麻麻的批注与随笔,感受着指尖传来的纸张独有的质感,我第一次陷入了深深的迷茫,这份迷茫,比以往任何一次人生抉择都要让我踌躇。

藏书成癮,成癮的,从来不是书籍本身的载体,不是那一张张纸、一行行字的物理形态,而是对知识的渴望,对文字的热爱,对精神世界的坚守,是在浮躁的世间里,寻得一方宁静的执着。只是,这份痴,这份痴,这份坚守了半生的热爱,在奔涌向前的时代洪流里,究竟该走向何方?是继续守着满室纸质书,在墨香里安度岁月,还是在坚守情怀的同时,试着拥抱新的阅读形式,让藏书的路走得宽?

满室书香,指尖轻轻抚过一本本陪伴我半生的藏书,那些藏在隐秘角落的珍宝,那些页边写满心事的旧书,那些被我小心翼翼地呵护至今的文字,都在时光里静静散发着微光。时光依旧匆匆,而我关于藏书的思索,依旧在继续。我想,或许答案不在远方,而在每一次翻开书页的心动里,在每一次与文字相遇的欢喜里,在那份永不褪色的,对知识与书香的赤诚热爱里。(作者系湖北崇阳人,现定居深圳。本文有删节)

诗词长廊

● 张伟

沁园春·赞明刚将军捐书桑梓大爱

楚地钟灵,随城蕴秀,曜耀文光。忆戍边御寇,身披星月;老山砺剑,血洒疆场。西域安边,军营建功,勋载荣旌誉远扬。寒门子,凭耕书砺志,铸就华章。

情牵故里桑沧,倾万卷,珍籍馈故乡。聚四库遗编,墨涵古韵;千篇著述,义润心房。赓续文脉,传承薪火,大爱无言惠梓桑。将军屋,待书香盈室,文脉绵长。

(作者系全国妇联机关服务局原专职副书记,退役军人)



栏目主持人 陈晓林

投稿信箱: 635782607@qq.com